

清远的生态表达

目的地是广东省清远市，飞机缓缓降临灯火阑珊的区域，目力所及广州市又“胖了”。我是来参加清远第十一届清远诗歌节暨清远生态诗歌笔会活动的。一个地级市一口气办了11届诗歌节，要说图虚名那是不可能的。况且，这几年不少地方经济增长乏力，清远还能坚持用诗歌为生态发声，确实有自己的坚持和考量。

清远市距离广州不过一个小时的高速路程，是大广州的生态后花园。峡江的碧水供应着广州，生态价值不可估量。清远还有很多生态故事。

一则是饶有趣味的白猿故事。盛唐之时，峡山寺庙中的小沙弥慧养了一只聪明可爱的小猿猴，天子使者高力士喜欢小猿猴聪慧，将其带到京都长安，献给了唐明皇。“安史之乱”时，天下大乱，猿猴逃出宫中，化为女子，以袁为姓。到了广德年间，科举落榜的书生孙恪对她一见倾心，两人结为夫妻，度过了一段恩爱情深的日子。

猿女与孙恪的归猿故事最早出现在唐朝晚期裴铏的《传奇》中的《孙恪传》中（宋《太平广记》收录），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在《孙恪传》中袁氏吟诵的是获得自由人天性、回归自然，摆脱现实社会羁绊和俗世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今天读起来仍有着独特的魅力。

“峡山归猿”这一故事发生地却并非清远。在诗文中将这一故事与清远峡山连在一起的，是与清远颇有缘分的大文豪苏轼。公元1094年（宋绍圣元年），贬官南下的苏轼从定州（今属河北）出发，经江西越大庾岭进入岭南。九月十三日，到达峡山飞来寺。

他在此赋诗一首，前两句“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历代广为流传。诗中最后六句“佳人剑翁孙，游戏暂人间。忽忆啸云侣，赋诗留玉环。林深不可见，雾雨霾髻鬟”，引用了归猿的故事典故，将猿女的故事重新述说，写出雨雾缭绕，树木幽深，不见猿女踪影的伤感寂寥之意。

在苏轼之后，宋代诗人胡铨、张以宁、崔輿之，元代诗人贾夔、张子寿，明代朱士赞，明末清初王夫之、清代王士贞、朱奉尊、屈大钧等，都曾以归猿故事入诗。说起飞来寺，还有一个小传说。据说飞来寺最初由一个安徽道人所建。古代时，清远还很荒芜。他带着房子腾云驾雾到广东，在清远不远的地方被碰了一个角，留下破角寺，继续飞行到清远，觉得此地非常好，就落脚此处，故称“飞来寺”。这当然是一个传说。但是提到安徽人建寺，估计是确有的。

另外一个生态故事是关于老虎的。清远笔架山里有虎头岭、伏虎岭等，说明当地曾是老虎栖息之地。著名生态诗人华海解释地名时说，康熙元年，清廷为了打击郑成功父子领导的抗清力量，特地派遣使臣至广东巡视海疆，令沿海一带居民向内陆迁徙，与栖息在这里的华南虎争抢生存空间。移民的疯狂涌入，无疑扩大了人地矛盾，郁郁葱葱的森林被大量砍伐，阡陌纵横的农田再度重现。人进虎退，缩小了人与虎之间的生活距离，进而诱发了虎患的发生。他又引用《哈佛中国史—明清史》记载，礼部尚书霍韬（1487—1540）自江西回广东乡里途中，在穿过广东省境内时，暂歇在清远县。当地百姓告诉他河谷中虎患依旧，不堪其扰，请求设法治理。霍韬没有下令驱除老虎，而是诉诸仪式为解决之法。结果，老虎果然绝迹。霍韬的成功不过是时机凑巧，华海说，清远地带老虎的灭绝，主要还是当时砍伐森林引起的生态变化。这是清远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次重大“生态事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当时路过清远的时候，说北江两岸光秃秃的。洗育靠进一步补充，据《清远县志》记载，清新区石潭镇九牙山下的狗牙洞，里面有老虎的化石，而且还不止老虎这种动物，也包括象类、熊猫类等动物。地理学者从地形地貌上分析给出的解释是，这里是历经过海陆的变迁的。

我是第三次来清远的，每次匆匆忙忙。清远下面有好多生态县非常有特色，都没来得及去看。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生态现场。具体说，让作家去生态现场感受，创作生态作品。

入冬的清远，和广州一样，温度有点高，二十来度，一下飞机，我还以为自己到了海南。“今年气温确实有点高。”当地人纷纷说。

我们沿北江步行上溯峡江，这可把我搞得有点“苦”。从峡江边的白亩渔村开始穿行，这个村因过去没有土地，只好在狭窄的山边开发出渔村，村民出售鱼货和山货，不曾想如今成了市民喜爱打卡的景点。穿过高低错落的渔村，我们就走进了号称“广东省万里碧道”的北江清远大桥——飞来寺碧道。清远碧道总长度96公里，这段36公里，是清远的城市生态核心和排涝的重要水域，建设资金来自省级涉农财政资金。

这次走的是自然生态型璧道，步道是用红砖铺设的，靠江一侧有铁丝网，靠山一侧，隔三岔五出现已经不用的古桥。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生态话题。步道上男女老少都有，还有不少考斯普雷（重装化妆的小美女们）。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徽州女人》于国家大剧院十六载盛演观后有感

张金锐

十六春秋唱古城，黄梅婉曲赞扬盛。
徽州村里依然盼，府苑楼中郎忘情。

◇人间小景

迎着阳光穿针

袁莲籽

立冬一过，农忙结束，粮食丰收，菜窖丰满，农人一脸闲适地准备过冬。此时，却是母亲甚为忙碌的时候。

初冬的午后，母亲一手举针，一手捏线，迎着阳光穿上针，开始飞针走线，那针线仿佛某些乐器的化身，奏响了冬的乐章。

在那旧时光里，母亲似乎不知疲倦。忙完农事，其他的人暂且闲下，母亲却将冬衣拿出来，一面整理一面缝补。父亲棉袄的口袋开线了，母亲就将口袋翻出，用细密的针脚缝好。我的裤子膝盖位置破了个洞，母亲便从其他旧衣上剪出一个图案，先用熨斗熨平，再将周围密密地缝



◇信笔扬尘

深山老猎户

贺源

在深山的褶皱里，住着一位老猎户。他像一段沉默的古木，岁月在他身上镌刻下深深的纹路，却也打磨出一种与山林共生的宁静与坚韧。

老猎户的小屋，隐匿在一片苍翠之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总是要费些力气，才能透过茂密的枝叶，洒在那斑驳的屋瓦上。木屋前，有一方小小的空地，几只猎犬慵懒地卧着，眼神却时刻警惕着四周的动静。它们是老猎户最忠诚的伙伴，在无数个狩猎的日子里，与他并肩穿梭于山林之间。

老猎户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山林的小径上。他背着猎枪，步伐虽不再矫健，却透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他熟悉这片山林的每一寸土

◇山河故人

冬日寄思

周建梅

寒风捎来冬天的信笺，拽着比回忆重的行李，随河流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羽绒服、针织围巾、毛绒手套……家里每个人都全副武装，没过两天，洗衣机就被塞得满满的。全家的衣服堆在一起，水珠渗透进每件衣服，和着嗡嗡的声响，唱着一首轻柔却不完美的歌。看着被拧干的衣物，不禁错愕，衣服少了一件。

滴答滴答，洗衣机转动的声音回响在耳边。奶奶拿着沾满油渍和尘土的棉衣，一遍一遍在冬日的冰河里涤荡，丝丝水珠滑过她的手背，留下朵朵红黑色的冻疮，吓跑了残留在衣服上的污渍。我躲在奶奶后面，嘴里嚼着口香糖，吹着好大好大的泡泡。总能听到她说，你们三个离河边远点，这水比人心还深，比奶奶的身体还高！

河水流啊流，姐姐蹲在河边，用棒槌拍

上，仿佛在裤子上作了幅画。还有那些咧嘴大笑的袜子，都在母亲的巧手下乖巧地闭上了嘴。

对于母亲来说，缝补衣物只是拉开冬天的序幕，接下来的重头戏是缝绗棉被。母亲拿出两床凉席铺在院子里，先把被里铺平，再把刚弹蓬松的棉被铺在被里上，最后铺上有着繁复鲜艳花纹的被面，将被里的角包裹在被面之上，折好四角，就可以绗缝了。绗缝棉被的针孔很大，母亲迎着阳光看准针孔，一下便穿上了线。母亲用针把棉被画出几道笔直的线条，就开始缝起来了。那时候，我和弟弟一头扎到棉被上打滚、摔跟头，母亲只是说着叫我们别捣乱，却从没有真把我们撵出去。

阳光下的母亲，头发乌黑闪亮，腰背绷得笔直，右臂时上时下，充满力量。有的地方一针没有穿透，母亲就会把针放头皮上来回摩擦，发出细微的噼噼声。就这样，母亲连续忙几个下午，可算把棉被绗缝完。晚上

盖着母亲缝的棉被，脑海中浮现的母亲周身镶着金黄的光边，鼻子能闻到若隐若现阳光的味道，那也是母亲的味道。

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儿子，母亲便来给我带娃。儿子顽皮，裤子膝盖处几乎无一例外地磨穿，母亲还是那般慈祥，说男孩子皮一些好，就是要在地上摸爬滚打，长大才聪明结实。她拿着满是破洞的裤子，坐在阳台上，如年轻时那样迎着阳光一手举针，一手捏线，可怎么也没办法把针穿上了。我看向母亲，她的脸庞干瘪苍老，褶皱横生，脊背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弯曲，再也挺不直了。我心中又胀又酸，拿过针线背着母亲穿好，再深吸一口气，回身笑着说我来缝吧。谁知母亲夺过针线，一脸满足地说大外孙的裤子她缝着开心。

我想，母亲老了，即使给予再多的阳光，也难以辨别那细微针孔的准确位置。余生，该是我一手举针，一手捏线，迎着阳光去穿针的时候了。



命的交汇。

老猎户也有温情的一面。他会在冬日的夜晚，坐在温暖的炉火旁，用粗糙的双手为猎犬梳理毛发。他会讲述那些古老的传说，关于山林中的精灵，关于祖辈们的狩猎奇遇。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呢喃，让猎犬们听得入神，也让这寒冷的冬夜充满了温馨。

如今，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深山里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老猎户的猎枪渐渐成了一件摆设，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深入人心。老猎户虽有些许落寞，但他也明白，这片山林需要新的守护方式。他开始成为山林的守护者，巡护着这片他热爱了一生的土地，阻止偷猎者的恶行，守护着山林中的每一个生命。

老猎户就像一颗即将落幕的星辰，在深山的夜空中散发着最后的余晖。他的故事，是山林的故事，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将随着山风，在这片土地上久久传颂，成为永恒的传奇。

越来越厚了，手上的冻疮再也没有见过。家里不出两天，总能穿上干净的衣服。不用再将笨拙的洗衣机拉出门口接水，也不用手动甩干水分，只要将衣服全部扔进桶里就好。此时，水龙头里的水流源源不断，就像人每天穿脏的衣服，总是不会缺少的。而门口那干枯的河流，再也没有流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定神一看，洗衣服的还是我们，但是没有奶奶的了。

《寻梦环游记》里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河流会枯竭，但是被它孕育过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它的名字，它叫回忆，它叫感恩。

今年的冬天，来得更柔和些。外穿一件针织衣，就不会感觉冷意。终于不需要用手触摸冰冷的水流，就可以很快穿上整洁的衣服；也不用担心因为明天没有多余的衣服，催着奶奶白天洗衣服，晚上半夜守着烘干；更不用看见奶奶布满老茧、冻疮的手，与顽固的污渍作斗争。我知道，那样的日子很苦。

原谅我自私，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那个有奶奶的冬日的长河里长眠，不再醒来。不过，我希望那双受伤的手，只是我的。

身处无边风月之境（组诗）

包明强

风入松

风入松
不再有鹤唳之声
来自松针的每一次临风舞动
都会刺破山里的寂静和虚空

打打杀杀一辈子
疲惫了、厌倦了
江湖其实就是一种传说
归隐松下幽邃之地
一个立命安身的庙宇

昨日血迹开始锈蚀刀光剑影
松针在毫无戒备的风中落下
缝合内心伤口
缝补破碎风声

松涛阵阵
身处无边风月之境
为一生江湖撰写碑文
也该留下这最后的斯文

梅之惑

听一枝，日渐枯瘦的梅
坚持到底的爱情
旷野寒风正急，残雪收紧韵脚
冷艳成了孤傲之地凄美故事
偷走的影子，一直被岁月
通缉

雁过无影，星月无痕
谁的暗香装点一帘幽梦
雪悄悄掩盖有迹可循的脚步声
又一次在梅悸动的心思上
渗出寒湿的血渍

固守岁末，把心放宽到春上
粗粝的日子折磨可以依靠的时光
在衰草锈色回廊等候微亮
一年复一年祈祷的钟鸣
散落并笼罩着休眠的花语

尘归尘

从来处来，往去处去
这一简单而深奥的命题
归于禅悟还是宿命论
就事物朴素的思想而言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重要是尘归尘纠结的过程

我曾经临江打坐，心若止水
看水来自天上，又回到天上
在一个硕大的无限循环里
每一滴水的升华，都蕴藏着
平静、流淌、洪波涌起的涛声
以至于水天相连

而我们降临世间红尘
如同万物，就留下生命轨迹
人生百年，沧海桑田
只是不想离心灵更加遥远
认清生活真相，像季节轮回的落叶

空杯子

把那个浓缩夜
一饮而尽
一只空杯子
留在狭隘昏夜里，空寂
已经好多年了

凝噎的往事
一盏空空的表白
在流逝和继续的日子里渐渐消解
漫漫从记忆中清空

本想盛满一杯斑斓的夜色
驱赶城市多余的喧哗
填补内心庸常的寂寥
可醇酒的蝴蝶
拥有比空杯子还空的心境

一方雕花轩窗，有密语泄露
那只通透的空杯子
反省多年以后
依旧归于澄澈的时光

